

民 族 大 实 业 家 传 记 系 列

赵云声 主编

桑逢康 著

荣宗敬 荣德生 传

发轫之始初开钱庄。
裕国利民转兴实业。
经营方略优质取胜。
审时度势比翼齐飞。
珠联璧合勇夺双桂。
多事之秋举步维艰。
全盛时期荣氏速度。
申新搁浅内外交困。
申七事件讼案迭起。
虎口图存高风亮节。
命运何乖横遭绑票。
天元之梦壮心不已。
坚留大陆梅香永存。



荣氏家族企业 的创始人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荣宗敬 荣德生传



荣氏家族企业的创始人

赵云声 主编
桑逢康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K820.9
R1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宗敬 荣德生传 荣氏家族企业的创始人/桑逢康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1

ISBN 7 - 216 - 04823 - 7

I. 荣…

II. 桑…

III. ①荣宗敬(1873 ~ 1938)—传记

②荣德生(1875 ~ 1952)—传记

IV. 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4489 号

荣宗敬 荣德生传 荣氏家族企业的创始人

桑逢康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60 毫米 × 1280 毫米 1/32
字数:241 千字
版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数:1 - 6 000
书号:ISBN 7 - 216 - 04823 - 7/K · 537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7.625
插页:1
印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4.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录

荣宗敬 荣德生传

荣氏家族企业的创始人

第一章

发轫之始 初开钱庄 / 1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同属“下荣”之后，为荣清的第二十九代孙。家境衰落，其父荣熙泰后来连母亲去世都无钱下葬。宗敬对钱业产生浓厚的兴趣，那些大写的壹贰叁肆、圆角分厘虽然枯燥乏味却代表着金钱与财富。

正当他展翅欲飞的时候，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森泰蓉钱庄倒闭。祸不单行，父亲患了黄疸病。父子三人好像打了败仗回家的士兵一样，今后的出路在哪里呢？

第二章

裕国利民 转兴实业 / 13

战争在破坏了某一部类生产的同时，刺激了另一部类的生产；抑损了某一部类商情使之疲软的同时，繁荣了另一部类商情使之兴旺。荣宗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洞悉了这一荣一枯的微妙。

祖父当年就是在梁溪河以摆渡为生，如今他将要在这块土地上竖立起一座崭新的工厂来。可动工不久，知县发来一道谕单，饬令荣德生立即停建。

第三章

经营方略 优质取胜 / 30

谣言四起,点心铺子拒绝使用保兴厂生产的机制面粉。荣宗敬以每月薪金高出恒来四倍为诱饵,把王禹卿挖了过来。宗敬故意用袖子拂落了一个杯子,“咣啷”一声,乘这当儿,荣德生站起来:“我俚兄弟有意向各位敬财献宝,未知肯笑纳否?”

为躲债,荣宗敬与王禹卿合演了一场“空城计”。

第四章

审时度势 比翼齐飞 / 49

“你们一个是我的销粉主任,一个是我的办麦主任,怎么,竟打算联手倒戈吗?”

德国人和俄国人、法国人打起来了,我们发财的机会到了!他们打仗,阿拉发财。“兵船”面粉走出了国门。

荣宗敬不仅善于借鸡下蛋,而且善于以蛋生鸡养鸡。

第五章

珠联璧合 勇夺双桂 / 69

他苦笑着对德生说:“他们不相信资本家也爱国啊!”荣宗敬被称作“无锡拿破仑”。他的胃口越来越大。王禹卿口出妙言:“洋狗照样吃屎。”

办申新四厂,兄弟二人第一次出现了意见分歧。

目 录

MuLu

第六章

多事之秋 举步维艰 / 95

日本董事大放厥词：“对支那人就是要用枪弹来对付，他们只懂得这一种语言。”抵制日货。冒险跻身金融市场。“过去陈光甫怕我落入日本人的口袋，现在我要让日本人落入我荣宗敬的口袋！”

然而就在这时，飞来了一场横祸……

第七章

全盛时期 荣氏速度 / 125

荣宗敬平生最大的嗜好是办厂。他没花一文现钱，就把沪上最大的一家纱厂又盘到自己手里。购用者惊呼：“只有荣宗敬才有这样的速度！”

1932年旧历八月初五，荣宗敬迎来了六十岁生日，此时他已是无锡首富，一身兼任24个总经理职务。

第八章

申新搁浅 内外交困 / 141

世界经济危机。荣氏兄弟再次陷入愁城惨雾之中。荣宗敬与王禹卿存在着许多隔阂与矛盾。申新内部掀起了一场“倒阁运动。”

1934年7月4日，是荣氏企业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日子：申新总公司在这一天宣告搁浅。

第九章

申七事件 讼案迭起 / 164

1935年2月24日上海《申报》登出了拍卖“申七”公告。荣宗敬拍案而起！

荣氏兄弟刚刚脱离外人虎口，又掉进了宋子文的陷坑。他们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朝中无人经商难。

第十章

虎口图存 高风亮节 / 183

1938年2月10日荣宗敬在香港病逝。日伪猛虎扑羊，欲吞申新二、九；深夜突然进来四个便衣，逼迫“合作”。荣德生发誓：“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产业卖给外国人！”

可如何虎口图存？

第十一章

命运何乖 横遭绑票 / 200

路旁突然窜上来三个穿军装的人：“荣德生是经济汉奸。”荣家为营救，上下奔走。“至少也要80万美金，不答应就‘撕票’！”李国伟命手下分头从各银行取款，凑齐20万美金，亲自送到上海。

可是怎么和绑匪联系呢？

第十二章

天元之梦 壮心不已 / 216

荣德生的“天元之梦”。第四个儿子荣毅仁协同他重建“茂一”。晚年的两大杰作。

“厂烧了，保险公司会赔偿，可以再造；忠臣烧死了，就只好找了。”

立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第十三章

坚留大陆 梅香永存 / 232

南迁战略。轰动上海的“军粉霉烂案”。他不愿殉葬。“余非但决不离沪，并决不离乡。”

老人大声喝斥：“住手，不许拆！”“余决心留在祖国。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

第一章

发轫之始 初开钱庄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同属“下荣”之后，为荣清的第二十九代孙。家境衰落，其父荣熙泰后来连母亲去世都无钱下葬。宗敬对钱业产生浓厚的兴趣，那些大写的壹贰叁肆、圆角分厘虽然枯燥乏味却代表着金钱与财富。

正当他展翅欲飞的时候，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森泰泰钱庄倒闭。祸不单行，父亲患了黄疸病。父子三人好像打了败仗回家的士兵一样，今后的出路在哪里呢？

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出生在充满温情与水的锦乡之地——江苏太湖之畔的无锡。

传说他们的始祖出身于官宦人家，明朝洪武末年时由湖北迁至江苏，在无锡西乡惠山南麓的长清里定居下来，三个儿子的居住地依次称为“上荣”、“中荣”、“下荣”，后统称为“荣巷”。几百年来，同族聚居的荣巷绵延无尽，荣枯不一。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属“下荣”之后，为荣清的第二十九代孙。其祖父荣锡畴，一开始在梁溪河上以摆渡为生，以后在上海和无锡两地从事商贩盈利，积攒了一份相当于小康人家的家产。太平天国后期，江南一带的大好河山成了太平军与清兵鏖战的战场，众多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荣家的境况每日愈下，荣锡畴遂命儿子熙泰入铁肆习业。荣熙泰勤勉好学，短短几年工夫即司会计。然而荣锡畴逝世后，荣家的经济状况更为拮据了，荣熙泰后来竟连母亲去世都无钱下葬。无

可奈何,他只得变卖家产,待母亲安葬完毕,家中除了两间窄窄的老屋而外就一无所有了,荣氏从小康人家终至陷入困顿。

为了改变家中的窘况,荣熙泰决计远游,另谋生路。他先到浙江乌镇一家冶坊做账房,光绪九年(1883年)又随太湖水师提督王青山到了广东。幸运的是,他在广东遇到了族叔荣俊业,相见之后才知道这位族叔竟是两广总督张之洞的营务处中一名小小的幕僚,职衔是掌印官。对于走投无路的荣熙泰来说,远方遇故人,无异于遇着了救星。他向族叔讲述了这几年无锡家道中落的情景,含泪恳求道:

“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粤语又一句听不懂。望在同祖同宗的情份上,帮我谋一差事,混口饭吃……”

荣俊业是一位仁厚长者,想了一想说:“你我都是荣氏后裔,自当鼎力相助。这样吧,我介绍你认识一个人,他叫朱仲甫,或许能对你有所提携。”

“朱仲甫?”荣熙泰闻听骤喜,“认得认得的,听说他早就捐了一个官做了……”

“如此更好。”

朱仲甫是江苏太仓人,出身富家。用钱捐官,他24岁时就以知府到广东候补,然而到了40岁了还未正式谋得官职。后经荣俊业帮助,担任了磨刀口的税吏,在广东扎下了根,并结识了一些官场上的人物。过了几天,荣熙泰由族叔介绍拜会了朱仲甫,在朱的手下任厘卡师爷。这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差事,但却是一个肥缺,正所谓“算盘拨拉拉,白银雪花花”,大把大把的白花花的银子每天都要从司账手中经过,日久天长也就有了一些积蓄。

荣熙泰娶妻石氏,是无锡山北石巷农家之女。山北的农民多以养蚕为业,贤惠勤劳的石氏嫁到荣家以后,仍利用自己的土地植桑养蚕,纺织缝制,全家的衣被都是靠她那一双手辛辛苦苦织出来的。丈夫长年在外奔波,她主动挑起了养育儿女、侍奉尊长的重任,恭俭仁慈,勤苦毕生。

石氏生有二子:长子宗锦,生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次子宗铨,生于光绪元年(1875年)。兄弟俩相差仅两岁,后分别改名为荣宗敬和荣德生。

他们小时候都没有进过正规学堂,仅仅读过私塾。由于家境清贫,六七岁时就跟着外祖母学扎黄纸钱,藉以换回几个铜板来贴补家用。十二三岁起帮助母亲做家务干农活,蚕桑种菜无不为之,养成了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可以说,他们是典型的农家子弟,他们的童年是和嫩绿的桑叶、

雪亮的蚕茧、母亲的手摇纺车联系在一起的。那几乎成了他们儿时生活的全部内容。

这一年，又到了茧子上市的时候了。荣家母子三人精心喂养，茧子结得特别好，个个雪白发光，用手捏一捏硬鼓鼓的很有厚实感。可是石氏的心里却惴惴不安，因为乡下人的茧子愈是多愈是好，那些个城里的黑心商人就愈是要杀价。所谓“丰收成灾”，“谷贱伤农”，蚕桑业亦复如此。石氏带着两个孩子采桑养蚕，劳累了好几个月，结果茧子不得不忍痛贱卖。石氏伤心地说：

“最毒莫过商人心，专会坑害我俚乡下人……”

宗敬和德生见姆妈^①伤心，也跟着愤愤不平起来。宗敬说他长大了一定要给这些商人一点厉害瞧瞧；德生没有说话，他心里在想有朝一日自家把这些茧子抽成丝织成绸该有多好！

荣宗敬聪明伶俐，少负大志。“从武进前辈殷省甫先生读书，下笔洒洒有奇气，先生目为奇人。”^②然而，贫困在荣宗敬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不安于现状的种子，像压在大石下面的小草一样，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茁壮地长成结满黄金果的参天大树。有一天晚上，灯火荧荧，宗敬、德生兄弟俩在油灯下死记硬背圣贤的古训；隔着一层薄壁，母亲在用手工织布，笨重的机杼发出单调而又沉闷的声响。荣宗敬实在耐不住了，他觉得自己心里嘈杂得慌，于是把书本一合，对弟弟说道：

“我不愿意像爹爹姆妈这样，牛牵马绊苦熬日子。我长大了要发财，发家！”

“那享？……”^③

德生睁大眼睛望着哥哥，木局局^④没有再吭声，但脸上分明流露出一种赞同与钦佩的表情。原来他长到4岁时还不会说话，5岁时刚刚学语，但也很少开口。家里人和邻居都说这孩子像木头；又因为排行第二，所以有时就索性叫他“二木头”。相比之下，宗敬自幼就透着精明能干，眉清目秀，虎虎有神。德生则一脸憨厚，常常挂着祥和的微笑。

①无锡人称母亲为“姆妈”或“娘娘”。

②荣德生：《先兄宗敬纪事述略》。

③无锡方言：怎么？怎么样？

④无锡方言：呆头呆脑，木呆呆的样子。

RONGZONGJING
RONGDESHENGZHUAN

荣宗敬虽然梦想发财,但由于家境贫寒,长到14岁时便不得不背着小铺盖卷外出谋生了。无锡离上海很近;上海又是正在蓬勃发展的大都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江北江南许多人成群结队涌到上海去挣钱糊口。荣熙泰的一位朋友,把荣宗敬带到了上海,并介绍到南市铁锚厂当小学徒。学徒的生涯又苦又累,晏睡早起,粗重杂活,简直就是东家的奴仆。宗敬力不能支,不久就患上了伤寒症,连日高烧不退,头颅疼得如同要裂开来了的一般。石氏得讯后赶到上海,雇了一只小船把宗敬接回无锡家中。一路之上,慈爱的母亲关切地询问:

“侬子啊,你觉得咋样?”

“勿受用。”

“你要囤硬些!”^①

“痛啊!痛啊!……”

这场大病严重损害了宗敬的健康。14岁的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是由于疾病,他的个头没能长开,身子比较矮小脑袋却大大的。所以也有人说他都长脑子长精明去了,要不然怎么后来能在上海滩上纵横驰骋,成为一名驰名中外的大实业家呢!

石氏细心照料着儿子。可是宗敬在家中怎能静养得下来?一则家中清贫,他无颜在家中吃闲饭,二则他已经去过一次上海了,那里的一切——十里洋场;高楼大厦、灯红酒绿、聚财有术——对他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与诱惑力。他觉得(他断定)自己未来的梦想,起点应在上海而不是在无锡,更不是在小小的西乡荣巷。

“我还要去上海。而且,学习钱业——”

他对母亲和弟弟说。父亲一直是希望他跻身于商界的,所以第二年春天,荣宗敬又只身跑到上海去了,在一家卫姓开设的钱庄——永安街源豫庄学习钱业。宗敬天性聪慧,对钱业(金融)有浓厚的兴趣。当他把自己的全身心都沉浸在数字的迷宫中时,他是那样的兴奋,那样激动,因为在他看来,那些大写的壹贰叁肆、圆角分厘虽然枯燥乏味却代表着金钱与财富。他的梦正在这里呢!

春去秋末,转眼又过去了一年。

有一天,荣宗敬在钱庄的柜台上算账,忽然收到了无锡寄来的一封信

^①无锡方言:坚强,能够承受皮肉之苦。

信,拆开一看,原来是弟弟德生写来的,德生希望哥哥能在上海也为他觅得一个职业。这可把荣宗敬难为住了,他想自己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一个还未出师的小小学徒,能到哪里为比自己还小两岁的弟弟谋得一个差事呢?上海虽大,门路虽多,但却没有一个是为他们兄弟俩敞开着呀!作为穷人家的子弟,要想挤进上海来立足并发财,那真是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但宗敬与德生兄弟俩自幼感情极好,宗敬把弟弟托办的事看得比自己的事还重要。他到处找门路托熟人,整整跑了一年光景。恰好此时永安街上又新开了一家通顺钱庄,荣宗敬托人推荐弟弟德生获得同意,这样荣德生在14岁那年便也到了上海,时间是1889年的秋天。

“阿哥!”

“弟子!”^①

兄弟俩一见面都高兴得蹦了起来。宗敬把弟弟领到源豫庄的小阁楼上,哥俩同睡一张床,一直谈到深夜。这种亲密无间的手足之情,是他们今后共同创业的精神力量。

荣德生第一次到上海,宗敬每天歇业后都带他去外滩,逛大英大马路。黄浦江里停泊着许多外国的大轮船,外滩一带高楼林立,这一切壮观宏伟的都市的景象给了荣德生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汇丰银行”前目睹了外国大班的气派,并立下了“大丈夫不当如是耶”的誓言后,兄弟俩互相鼓励着,在钱庄的学业就更加刻苦了。因而都大有长进。

那时钱庄人手少,业务繁巨,学徒每每要夜以继日,加班加点。荣氏兄弟对于庄内银钱账目、结账月盘,样样事都潜心好学,样样事都争着多做。有时他们白天在各自的钱庄忙累了一天,到了晚上还聚在一起互相切磋——

一人一把算盘。

一人一册账簿。

个拾百仟,加减乘除。算盘虽小,却千变万化,奥妙无穷。他们拨拉着算盘珠子,就犹如在数字的长方阵中调度万马千军。而在账簿上每记一笔都重如千斤,因为那预示着银两(财富)的增减、钱庄的得失、个人的成败,乃至国家的兴衰。

已经是子夜时分了,兄弟俩禁不住打起哈欠来。

^①无锡人称哥哥为“阿哥”,称弟弟为“弟子”。

然而他们都还不想困觉。古代有勤奋好学者“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宗敬和德生毕竟都还是半大不小的少年,不免有些孩子气。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主意,哥哥捏住弟弟的鼻子,弟弟扯着哥哥的耳朵,就像是要“穷并爆”^①的样子。双方“做劲”^②了三两分钟之后,不约而同地松开了,哈哈大笑了起来,于是乎睡魔也就消遁了,两个人又互相切磋起来……月落乌啼,天欲破晓了。

这种刻苦的学徒生涯,为他们日后一生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德生,不仅练就了一手好珠算,而且还练出了一手好字。对于钱庄每日的收入支出,他一望便可知分晓,心又细记性又特好,记账结账从无差错。不仅如此,他从繁重琐细的钱业学习中还逐渐培养起了稳健踏实的办事风格。荣德生后来回忆这一段学徒生涯时曾说:“余之一生事业,得力在此时。”

春秋轮回,寒暑交替。荣宗敬三年期满后,到上海市南汇升码头里街森泰蓉汇划字号任跑街,专管无锡、江阴、宜兴三地的汇兑收解。德生也随后于光绪十八年八月底学满三年。通顺钱庄有意留任,但他觉得薪俸过于微末,和兄长商议后,回到无锡家中另待机会。

恰巧这时荣熙泰从广东回无锡来了。他告诉妻子石氏说:“我在那里混得不错,再度接任了三水口厘金总局账房,需要帮手。我想叫宗铨跟我去试试,练练本事。”

石氏不大放心地说道:“二木头?连话都不爱说,行吗?”

“可阿二记性好着哩!你记得他9岁那年……”

荣熙泰伸出拇指称赞着说。他想起了德生9岁那年,本该上学了,可邻居们都讽言讽语:“荣家的二木头,连话都不爱说,怎么能上学啊?”荣熙泰听了心里也不免有些犹豫,打算推迟阿二上学的时间,留在家里自己有空时先教他认几个字。

人之初,性本善。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荣熙泰教子从《三字经》、《百家姓》启蒙。德生聚精会神、专心致志,一个月之内居然认了300多个字。

①无锡方言,争斗、拼命的意思。

②无锡方言,故意做出某种样子。

看着阿二稚嫩而又憨厚的脸孔，荣熙泰满意地笑了。一天晚上，他又乘兴教德生算术，从小九九开始：

“一一得一，二二得四。”

“九九八十一。”

德生跟着父亲念九九歌。仅仅一个晚上，他就把它背熟了。荣熙泰大为惊诧，当时就断定阿二不是木头。宗敬外秀德生慧中，这一对儿子将来必成大器！

如今两个儿子都长大了，又都学徒期满，他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所以荣熙泰宽慰石氏说：

“宗敬的翅膀已长硬了，现在走东跑西，独立营业，实足以慰吾心。德生还嫩一点，我带他出去闯闯也好。再说粤地毗邻香港，风物殊异，正可以开开眼界，见见世面。”

知子莫如父。荣熙泰和石氏商量以后，就带着 18 岁的德生到了广东。朱仲甫也很喜欢荣德生，当即派德生在三水河口厘金局帮理账务，负责按号录底、收入、结数、存库单等等。荣熙泰大喜，连忙吩咐德生道：

“快给朱世丈磕头！”

“谢谢朱世丈的栽培！”

荣德生恭恭敬敬地给朱仲甫鞠了一躬。朱仲甫满意地笑了，他对荣氏父子说：

“账务上的事就交给你们了，请务必慎为之，善为之！”

“是，是。”

荣熙泰父子办事认真；小心翼翼，收入支出都能做到每旬有结，每月也有结。经他们父子之手的账务清清楚楚，没有任何差错。荣熙泰一再叮嘱儿子说：钱账上的事万万马虎不得，有了差错，轻者丢饭碗重者进班房。德生对父亲的话牢记在心，从不敢有任何疏忽懈怠。

其时曾有人劝荣熙泰出仕为官，荣熙泰听了微微一笑，未置可否。但他私下里对儿子说道：

“仕而有益于国，有利于民，其可出也，吾才不逮，不如藏拙为佳。”

荣德生细细玩味着“藏拙”两个字。父亲的这种处世哲学后来深深影响了他，使得他与锋芒毕露的乃兄在性格与处世上有很大的不同。

再说荣宗敬，他在任森泰蓉钱庄收解（跑街）期间，足迹遍及无锡、江阴、宜兴三地城乡。这一带是江南富饶之区，盛产棉麦等农产品，他接触

RONGZONGJING
RONGDESHENGZHUAN

的客户中也大多是经营棉花和麦子等农产品的。宗敬腿勤手勤口也勤，求知好学、细心钻研，通过收解不仅熟悉了金融市场的资金调拨和运行规律，而且对棉麦等的生产和销售都积累了不少知识。算盘打得更精了，账簿记得更熟了，他自信已经是银钱业的行家里手，什么账他不会算，什么汇兑业务他不通晓呢？

正当他展翅欲飞的时候，不成想偏偏“吃素遇着月大”^①，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森泰蓉钱庄受了战事的影响，失利颇巨，遂告倒闭。这一年荣宗敬22岁了，钱庄倒闭后在上海无事可做，只得回家赋闲，和母亲与妻子为伴。

祸不单行，第二年荣熙泰没有接到三水河口厘金局的连任通知，又因长年积劳成疾，患了黄疸病，不得不携次子德生于1895年的年底离职回锡。父子三人好像打了败仗回家的士兵一样，日夜为家境和自己的前途发愁。

今后的出路在哪里呢？

太湖水一片迷茫。梁溪河日夜流淌。锡山无锡，人生如戏，怎样开张，又如何收场？

荣宗敬天天跑到外面去探听商情，对他来说，那是命运攸关的所在。他注意到无锡县城里又多了几家钱庄，门庭若市，生意十分红火；几处新盖起来的私宅既阔绰又宽大，细一打听亦属商贾所有。二者结合起来，给了荣宗敬一个开窍的钥匙，他想发财之路正多，自己为何闷在家中坐以待毙呢？

“人们常说‘江阴强盗无锡贼’，我荣宗敬一不做强盗二不做贼，但我要像强盗和贼一样敢于冒险，无论做啥事体都舍得豁出命干！唔唔，不知二木头会怎样想？……”

这么想着，荣宗敬昂着硕大的脑袋，返身朝西乡荣巷走去。——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他不知不觉又在外边奔跑了一整天！他觉得今天的收获比往日都要大，自我感觉特别充实。

和宗敬不同，这些日子荣德生天天躲在家里读《本草纲目》、《伤寒论》等医书。父亲病了，至孝至顺的阿二侍奉左右，开方煎药，希冀能解除病人的痛苦，又为母亲分担忧愁。

①无锡方言，比喻事情不凑巧。

荣熙泰卧病在床，他强支病体把两个儿子叫来一起商量。他首先问阿二有什么打算？德生望着父亲发黄浮肿的脸，心里难过极了。沉思了一会儿说：

“我想学医，做一名郎中，好替爹爹治病……”

荣熙泰为儿子的一片孝心感动了，但他更为儿子的将来着想。他摇了摇头，对德生说：

“学医不易啊，即使学成，也到了中年了。”

宗敬插话道：“朱世丈官场好像颇得意。”

荣熙泰叹了一口气，说：“时局动荡不宁，我荣家又素来清贫，苦苦挣熬数载；眼下仅得温饱，与官场毫无瓜葛。无人提携，走升官发财之路断乎不能呀！”

窄窄的屋子里沉闷极了。石氏在院子里捣桑喂蚕，蚕宝宝吃桑叶的声音沙沙作响。

荣宗敬深邃的眼睛忽然一亮，说：“我侄无锡，好多人家开设钱庄发了财。”

荣熙泰怦然心动。他知道这几年江浙一带开设钱庄很盛行，无锡的几位老友如周舜卿、祝兰舫、唐晋斋等，都因开设钱庄、经营工商业发了财，这委实使他羡慕，使他眼红！他想：自己多年来都是在为别人理财，现在也该为自己理理财了。凭着他荣熙泰多年的理财经验，凭着他两个颇为谙熟银钱事务的能干儿子，何愁挣不下一份家业来呢？

“我侄也不妨试一试。”他对妻子和两个儿子说道，“这些年我辛辛苦苦积攒了一些钱，宗敬和德生又是钱庄习业出身，学徒期满后一个当收解，一个帮助理账务，看得出来都是理财能手，办钱庄比较容易。”

荣宗敬早就醉心于钱业，对父亲的这个决定自然双手赞成。他是不甘心于替别人当差的人，他觉得前几年任森泰蓉钱庄收解无非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只有自己开钱庄当老板才是真正做新娘。“吾辈岂是甘居人下者？”他暗暗自语道，又想起了弟弟当年立下的宏愿：“大丈夫不当如是耶？”并以此激励德生。在父兄的劝导下，荣德生也放弃了学医的打算，选择了风险与希望并存的经商之路。他憨憨地一笑，不无踌躇地说：

“试试看吧——”

宗敬鼓励道：“怕啥个？船到桥头自然直嘛！”（这是他经常爱说的一句话。）